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李涵秋卷

还娇记

李涵秋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李涵秋卷

还娇记

李涵秋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还娇记 / 李涵秋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李涵秋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38 - 7

I. ①还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3693 号

点 校: 袁 元

选题策划: 马合省 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试佳儿桃花惊艳句
晤弱妹萍絮感离踪····· 1
- 第二回 室迩人遐腐儒空猎艳
酒阑灯炮游客枉销魂····· 25
- 第三回 谋嗣续蠢妇诞奇胎
了恩仇花娘施毒手····· 55
- 第四回 只女孤男洞房增绮孽
双棺一榻魅室走惊魂····· 81
- 第五回 闹骑驴乡老还家
逛鸣凤书痴教读····· 103
- 第六回 亲上亲嘉偶翻成怨偶
险中险仇人权作恩人····· 121
- 第七回 蹶芳踪晓窥睡帐
纷雅谑夜启华筵····· 141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回 | 如兄如弟宴尔新婚 | |
| | 今夕何夕见此粲者····· | 159 |
| 第九回 | 曲曲洞房新人辜好梦 | |
| | 深深妓院嫖友献奸谋····· | 171 |
| 第十回 | 天地本无私害人祸已 | |
| | 家庭多缺陷妍妇媿儿····· | 183 |

第一回 试佳儿桃花惊艳句
晤弱妹萍絮感离踪

岁煨形蹙，待绛螭骧首，绿地卫毂，惭恧谗言宜百禄。到此怅秋风屋，芒掩金刀，沙沉铁戟，把酒穷途哭。瓜年梦幻，红箱几叠裙幅。从此槛纲文禽，座栖臬鹏，鳞次周寒燠。椎髻蓬头妻与子，索索梨钗服。锦瑟犀毗，珊床玳桺，当日纷抛促。泪花恨蒂，余生算葬醪醑。

春事阑矣，正人无生意，望云拊髀，岁岁磨驴摆话耻。俗骨羞花红紫，蛾蹙芳心，螭知短命，莫更粘香髓，诗囊粉盞，销残面目如此。尽说刺血裁绫，招魂剪纸。穴室齐生死，争奈断肠难再续，棠梦东风慵起。银烛金花，哀丝豪竹，人远天涯咫。焚芝煮鹤，遥空一霎如水。

斯世何世，正蜩螗如沸，狐狸侧媚，蕙茝秋纫无位置。莫怪袁安善睡，猿狖知愁，山膏好骂激烈平生累。纬萧冷淡，看人驰骤春骑。回忆雨鬓流青，

星眸灼翠，争誉英奇器。鳞爪未伸，人老大，岂是桑
弧初意。蛤港秋波，鱣堂春雨，酿此伤心醉。身非金
石，能禁几许红泪。

世有泉壑，将落叶打包，芒鞋上脚，不向嚣尘轻
铸错。渺渺白云村郭，芦笛瓢笙，蚕经禽演，消受耕
鱼乐。玉桃何处，长生未种丹药。痛煞无定爱
憎，不情美恶，总被微名缚。狡鸟恋花归去也，还笑
翠萍飘泊。箬笠风烟，山河星斗，戢鹤成温蠖。桂薪
珠米，但祈岁溢时若。

这几首小词，却是清朝光宣年间一个才子有感而作的。论起这个才子，却是读书万卷，下笔千言，豪气如虹，深情作茧。叵耐那个老天对于这班人每每增其足者折其翼，予以角者夺其齿，富贵既非其所有，福慧又不能双修。斗室蜃居，蓬门雌伏，牺牲不愿，甘为曳尾之龟，科甲无缘，屡作暴腮之鲤。不得已而陶情诗酒，役志笙歌，青眼出自美人，红粉詎无知己。悠悠生死，曾翻长恨之歌，落落琴书，为续会真之记。迨至春花秋月，感逝水之年华，剩粉零脂，雪青衫之涕泪。药炉经卷，为忏尘缘，了楮零笺，已惭少作。有一年，却被一个友人邀约他至江苏省那个最热闹上海地方盘桓了好些时候。天涯做客，沪渎依人，想张绪于当年，效刘桢之平视。觉风尘泱泱，依然口馥唇脂，灯火繁华，不乏鞭丝帽影。无如平康雏伎，固妖狐之蛊人，即论闺阁娇娃，亦柔猪之媚我。廉耻道丧，机械日深，买笑则瓠齿皆刀，假玉则酥胸有剑。罗帐垂而

杀机四伏，金钱贵而名节皆轻。既无所谓怜才，更难言夫好色，落花如浣，摹画枯心，淡菊不言，酿成孤僻。金铃十万，难招已断之魂，弱水三千，遂返才开之棹。若斯人者，亦既水雷风火，四大皆空，嗔爱贪痴，一尘不染已。詎料不聋者耳，耳有所闻，不盲者目，目有所见。竟有一段艳史，嵌向他心坎儿上面，事非怪异，无过浅笑低颦，人大痴愚，竟许出生入死，然后叹顽石内非无太璞，火坑中自有青莲。虽当这沌浊世界，却未许一概抹煞呢。这才子毕竟是个多情的人，竟肯偷得余闲，染将翰墨，一一替他编述出来。日前作者偶然去访他，见他正当那脱稿时候，便向他笑道：“先生这蓝本，颊上添毫，栩栩欲活，文笔妙是妙极了，只是嫌得太文些，未免赏雅而不能赏俗。作者并非敢藐视天下人，便说他们解不来先生的笔墨。只不过当这戎马倥偬的时代，饥荒交迫的年头，我们那一般同胞，已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还不晓得哪一年可以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无故编一段闲情逸事，给他们看看，还要累着他们蹙额颦眉，寻行数墨，岂非是先生的罪过？作者不肖，往常编的白话小说，承海内诸文豪不相摈弃，倒还许为可以看得一遍两遍。先生若肯交这一篇稿子交代给我，从高一层说，有贤传必先有圣经，从低一层说，有弹词就许有科白。近来闻得徐枕亚先生发刊一种季报，函索作者一部言情小说，作者就此编出白话给他补缀篇幅，先生作成我的地方很是不小，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呢？”那位才子不觉颯然而笑，点头称善，将稿子郑重郑重地送至作者手边，口内又低低吟出一首诗来：

万物唯心造，穷居岁月赊。

君文足千古，吾言成一家。

天地须弥芥，楼台顷刻花。

非非非想耳，大笑墨横斜。

话何絮烦，言归正传。且说辛亥这一年武汉义军揭竿起事，也是清廷合该倒运，不曾隔了两三个月，四方响应，南边各省都纷纷独立起来，风声所至，京都震惊。便在岁杪除夕前几天，可怜隆裕太后拥抱幼主哀哀切切地下了一道逊位之诏。立时将一个大清帝国，改为民主共和。不料后来接二连三地国里闹着乱子，直是民不聊生，栖避无所。所幸还赖有上海这一处地方，仿佛是个世外桃源，那些富商巨宦，潮涌似的都迁居到此。及至到了此处，眼看着这洋场风景，耳听着这曲院笙歌，转又将在先所受的苦痛忘了一般，朝歌暮弦，金迷纸醉，真是燕巢危幕，鱼跃杯泓，旁观的人也猜不出他们是何心理。其实萑苻遍地，烽火漫天，立足皆是陷坑，触眼无非荆棘。那些牛神蛇鬼的男人家我们且不必讲他，单就这寓居上海的妇女而论，这其中固然不乏端庄淑媛，婉变裙钗，静掩幽闺，深藏内院。其余便是些花面丫头，蓬心少妇，论姿首则熏脂渴粉，论举止则狐媚妖淫，借颜色为摄魂之符，营香窟作劫财之地，祸所莫测，事出愈奇。以致旧党、新党、保皇党、共和党、民主党、国民党，这几种党帜而外，又有所谓男拆白党女拆白党。至于这女拆白党的名目究竟内容是个什么讲究呢？有那些老于上海的朋友他们自理会得，更不消作者絮絮再替他们写照。读书诸君须知我这部小说是写情的，不是写淫的，是写女拆白党里多情女子的，不是写女拆白党里好淫女子的。宗旨不

同，笔墨自异。最可笑的，自从国变以来，凡百姓生涯皆形落寞，惟有发行日报这一种营业，转因此异常发达。这也有个缘故，因为关心国事的人，固然要各手一编，借以观览外间形势。其余便是那些商贾负贩，约略记些时事在肚腹里，茶寮酒肆，抵掌豪谈，比较那些无谓寒暄，到底觉得讲来高兴些。谓有一种落拓儒生，咿唔文士，科举一废，已是制了他们一半的死命，再加着这风云紧急，天下骚然，便连想谋一馆地，教几个蒙童糊口，也是极不容易的事，不得已卖文为活，囊笔依人，大家都跑来这上海地方组织报馆。若讲到成千累万的资本，他们又没有这种能力，又骗不着这种股东，只好先行支撑起一份招牌来，东拼西凑，偷偷地从各家大报上剪几页新闻，借别人家印刷印刷。好在什么诗词歌赋，当年也还聚积得薄薄一个小册子，挑选几首排列上去，胡乱便算是诗栏文苑。以外更摭拾些花界丛谈，名伶色艺，实行施展大敲竹杠手段，予我多金的，奇丑可易为潘安，靳我微资的，至美亦变成嫖母。这一种便叫做小报，或名花报。沪上的滑头少年，酸丁学子，倒专喜购一份在手里浏览浏览。

且说那时候正有一班朋友，逐日发行一种《淞罗花报》，论这《淞罗花报》的办法以及所抱的宗旨，倒还不一定如我适才所说。其中确有好几位不羁才子，专一在这报上提倡风雅，所载的诗文倒还有点根底，与一味堆砌新名词的稿件不同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转有好些喜于做诗的人，纷纷地向他们那里投稟。有一天刚是暮春时节，群莺乱飞，芳树怒发，日长人倦，情思绵绵，无可奈何的时候，这《淞罗花报》上忽然发现得一首小诗，题目是“白桃花”三个小字：

谁说天台路不通，胡麻珍重寄东风。

香腮一抹胭脂晕，不见刘郎不肯红。

下面注的名字，是“红蝶女史”。当时人见了也不以为意，因为花报上常常登载女子诗句，尽有许多文人故弄狡狴，并不真是女子所作，是他们改头换面闹着玩笑的。况且近十余年风气开通，女子们通解翰墨，也属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便是看见这红蝶女史的白桃花诗命意新颖，落笔不俗，也不过喊一声好，随即就搁过一旁去了。无如他在这小诗之后，偏生又赘了一行细字，上下用括弧拦着，是“红蝶才惭咏絮，迹等飘萍，感春事之将阑，借桃花而寓意。倘蒙酬和，采我葑菲，定有因缘，贻君琼玖，掺之红泪，不辞题叶之嫌，印以素心，敢请扫花以待。敝寓鸣凤里第三百七十七号”。众人才知道这女子定然是个怀才不偶，借这一首诗，做雀屏之用。但不知谁有这造化，射中其目倒也是一段风流佳话呢。于是纷纷酬和起来，今天你一首，明天我一首，倒反替这《淞罗花报》平白地添了许多材料。无如和诗的已不下百余人，终究不曾有一个人惬这女史的意思，蒙其宠召。还有些促狭的少年，一般寻觅到鸣凤里去，侦探侦探他的踪迹，也只见兽环双掩，门巷苔深，增了一重室迩人遐的感情。偶然询及他家左右居邻，也只约略知道这份人家是新近打从正月里才迁移来的，家中只有姑嫂两人。我们打听得他家姓崔，至于这姑嫂两人的面貌，因为他们轻易不肯出这大门，别人也无从会晤。另外使唤着一个女婢，年纪只有十五六岁，委实甚是丑陋。出来购买物件，都是这女婢蹒跚独行，别人想同他谈谈心儿，他转大刺刺地不甚肯

理会人。是以这两三月以来，也没有人敢向这府上去轻易走动。这一篇话，未免将人说得爽然若失。过了好些时，也都将这件事放得冷淡了。

谁知当那和红蝶女史白桃花诗的时辰，在这上海地方，另有一班诗社。诗社里主人姓刘，早岁也曾应过科举，后来因为一领青衿都不曾骗得到手，愤气不再去读书。今年已有五十外岁，初名超举，后改名志超，别号慕隐，性情迂执，弃儒就商，又不能做别的买卖。却好祖上遗留的竹石古玩甚多，自己又能鉴别真伪，便在租界上开设了一个小小古董铺子，秦瓦汉砖，商彝周鼎，虽然都是些假货，然而遇着那些不辨美恶的富豪，一般成百论千地出着价钱买得回去。是以刘慕隐近年生涯颇不减色，积累也有数万金的家私。他的家眷住居镇江，自己却是孤身在店，别的嗜好却一点没有，只是视诗如命，成日夜地邀约许多诗友，互相唱和。那《淞罗花报》的报纸，他店里每天至少也须销售得十余份，他这慕隐的大名，也不时地发现在该报上面。他这一快乐，几乎要压倒鲍庾，推翻李杜，渐渐狂妄得没有一个分际儿。自从看见红蝶女史的白桃花诗，他居然生起野心来，思量要去沾溉香泽，亲近绮罗。放着生意不肯去做，只是呕心挖胆的和这美人的佳句。无奈诗倒和得不少，只不见那美人扫花以待，急得慕隐咬牙切齿，恨不得走到这女史门上，问他一个有眼无珠、不识诗人的罪名。

这一天刚是清晨，使用的一个小伙计早将一扇一扇的铺门替他开放下来，将那些古玩陆续向外间陈列。慕隐科头箕踞，手里拿着一座宣德铜炉，独自坐在栏杆面前，死命价用布在那里摩擦，口中不住地红呀绿的吟哦得非常高兴，猛不防有两个

人走到他的身侧，他一共还不曾觉得，内中有个人向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他方才惊得抬起头来仔细一望，原来是他的舅爷携着他大儿子到了此处。他才缓缓地将铜炉放在桌上，含笑问道：“哎呀，你们是几时抵着码头的？如何不曾先给一个信儿到我？冒冒失失地跑来，转使我吃了一吓。”他这舅爷名字叫做邢守信，一面含笑坐向慕隐对面一张机上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在春间向扬州里下河一带地方收集了好些货物，也没有一件看得上眼的，倒是在一处乡农人家，用了五十块洋钿买得秦始皇圭璧一方，菜青颜色，一片水银点儿，透明得可爱，给同行朋友估量着，若是得着善价，至少三五千银子准值。我想我们家乡那地方也没有这主儿销售得起，是以还跑来这上海碰碰机会。大外甥因为他的先生前月里告假回家去娶媳妇，一时还不能抵镇，他左右闲在家里也没有事干，我同我们姐姐商议好了，让他陪我一齐出来，做个伙伴儿。他因为许久不见父亲，也愿意跑来替你请安。”慕隐将眉头皱得一皱，说道：“请安不请安呢，这倒不消讲这种客气，但是你的先生怎生又请起假来，不怕荒废了你们的学业？我常常对你讲文章，如今是用他不着了，随意做几篇看看，不过是应个景儿的意思。至于诗学这一层，我曾经拜托过你那先生，务必请他对你们下一番刻苦的功夫，方才可以造就到初唐地步。他如汉魏的朴茂、建安的风骨，也不是人必不可以学得到的。咳，中华国的国粹，仅仅剩此一脉，又比不得时文是科举阶径，科举既废，时文也就随之而废。任政府里那些衮衮诸公，朝也忙变法，暮也忙变法，他们若能将我们这些诗学多变了去，这才算是他们的本领呢。我且不问你别的，你今年的诗究竟做过多少了？”他儿子慌忙

站起来笑说道：“自从正月开学以来，除得先生按日出给一个题目，儿子是必在当时做成了交卷。其余还有些即景的感怀的，同朋友们酬和的，委实做得不少，如今已订成一个极厚的本子，已经同行李一齐带来，少停取出给父亲指教指教。”慕隐听到此处，方才眉花眼笑，拍着手掌说道：“着呀着呀，这才算家学渊源，不愧是我刘慕隐的儿子呢。”正当谈笑之间，那码头上的挑夫果然将他们的行李送得进来，邢守信忙忙地开发了脚力，便弯下腰去开自己的箱笼，战战兢兢双手捧着那方秦始皇的圭璧，送给慕隐瞧看。慕隐只略略瞟了一眼，也不曾说些什么，转赶紧逼着他儿子去取诗本子。一会将诗本子捧在手里，从头看到了几页，心里暗暗称奇，觉得他这儿子诗学大有进益，越看越爱，不由得颠头播脑吟咏起来。原来他这儿子，单名一个泓字，表字鉴清，今年方才二十一岁。生得异常聪明，不但诗词是其所长，便是箫笛管笙，箏琶弦索，没有一件不探索奥妙。这也罢了，偏生那个老天益发骄纵了他，又生给他一副美丽姿首。论他毕竟如何标致，想要拿古时候子都潘安来比譬他，作者又不曾亲眼看见过子都潘安，还恐怕子都潘安及不得他的颜色亦未可知。总而言之，除非世界上人不曾生着眼珠，如是生着眼珠的，无论男女，大约看见了刘泓无不啧啧称羨。刘泓也便自命不凡，熏香摘艳，剃鬓匀眉，不省得他爱好要到什么田地。此时偷眼看见他父亲拿着自己诗本子很有赏识的意思，心中暗暗欢喜。过了一会，他父亲将那诗本子向膝上一搁，笑问道：“这些诗都是你自家亲手做的？想不曾有先生代笔？”刘泓笑道：“做几首诗罢了，如何还去请人代笔？儿子自从学诗以来，却不曾这般无耻。”慕隐冷笑道：“你好

大口气，我终究有些相信你不过，今日也不谈了，等你休息一夜，明天做父亲的倒要出一个题目考试考试你的本领。”刘泓笑道：“做诗也不是劳神的事，父亲要考试儿子，不妨立时出个题目给我，让我当面做给父亲看，何须还要休息一夜，父亲也太体恤儿子了。”慕隐又好气又好笑，伸头向店门外边望得一望，口里说道：“好在时候还早，我便写一个题目出来。”说着就向里面一张桌子上去寻觅笺纸。那个当儿忽然外面又走进几个人来，一路走一路嚷着说：“慕老慕老，今天那话儿你该又做成几首了，过一会子总该赶快送至报馆里去，迟则怕他们要发稿刊印，便来不及了。”刘泓看见他父亲虽然含笑相迎，却背地里向他们挤眼睛，似乎有什么事件要瞒着自己的意思。那几个人也便互相会意，一齐走入店内。看他们的装束，却都是宽袍博带，仿佛古画儿上画的诗翁一般，一毫没有上海文明人的习气。一眼看见刘泓，也有见过的，也有不曾见过的，慕隐指给他们，说：“这便是小儿鉴清，也还胡乱会做得一两首诗。喏喏，这诗稿儿便是他的，还得请诸位老伯们评点评点。”他们初时听见慕隐说他儿子也会做诗，大家也只微微一笑，连诗本子都不肯取阅，内中便有一位年纪高大些的老者，冷笑望着刘泓说道：“世兄平时做诗，大约无过是些五言六韵，多则五言八韵，可惜这种试帖如今已没用了，便做好了，也不成个家数，我劝世兄且把那千家诗以及唐诗三百首埋头去读几年，古人道得好：‘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’像我们同你家尊翁却又不好了，所读的诗，又须拣选比唐诗深些的，方才称我们这些诗人的身份。”那老者方才说完这话，他们大家忽然震雷似的喊起好了，把刘泓几乎吃了一